

王燕生 著

与缪斯的会晤

新诗夜谈●

湖南文艺出版社

7.25

235
与缪斯的会晤

王燕生 著

责任编辑：吴正刚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625 插页：1

字数：118,000 印数：1—5,000

ISBN7—5404—0516—3

I·414 定价：2.05元

自序

每当白日的喧嚣在夜色中渐渐沉淀，我常常赶到那盏台灯下，去与诗歌女神匆匆会晤。这时，无数人间忧烦便颓然而去，被过滤了的心境一如那灯光，明净如水。我并不希求这位令亿万人钦慕的神女独垂爱于我，对于我来说，自知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我有多少话只能向她倾诉啊！她的每道眼神、每个暗示，都能教我燃烧自己的脂膏，照亮我欲为之献身的前路。

我是诗歌编辑，靠诗人辛勤劳作维持生计。365天，站在风雨亭下，看如潮的诗稿源源涌来。我注视着每一叠浪涛，深知它们都希望从我面前通过。然而，在开启绿灯的同时，我又必须亮起红灯。艺术法则无情。不少人重枪轻骑，一路斩关夺隘而去，更多的人人仰马翻，横尸编辑部门前。

无论对胜利者、失败者，或胜利失败兼有

者，我都心无宁日，他们的成败得失、苦乐忧喜，始终牵动着，想与之对话。十年间，在八小时内，数以万计的退信函，表达了我作为一个忠驯的读者的态度。除此以外，凡不能尽兴时，便求助于并不全归属于我的业余之夜，于灯下、于纸上，说三道四，说短道长。

诗，永远是一项年轻的事业，它总是靠一批批涌现的新人，保持其青春活力。在我广为结交的诗界朋友中，青年人所独具的新观念和超前姿态，尤其使我振奋。和他们及他们的作品在一起，直教自己不敢匆匆老去。有人把我视为“朦胧诗”的吹鼓手、“现代派”的支持者，倘能如此，真是不胜荣幸之至，可惜我受之有愧，如欲加入准现代派，还不知人家批不批准呢！

今献给读者的这些文字，是经年积累下来的。诗，多是青年写的，常年与之接触，“人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有较多的篇幅论及一些正在上升或已绽蓓蕾的新人的诗作，确能表明我的关注；也有几篇涉及到成名诗人生活和创作的文章，都是他们刻在我记忆中的印象；《诗刊》创办“青春诗会”已历八届，我主持过五届，所写的四篇侧记，多少能反射出一些青年人的身影；还有几篇面对诗坛风云写下的随笔，为《解放军报》写的《辩证诗论》系列文章及一篇我与诗的

渊源的自述，也收入这本集子内。大家不难看出我的诗歌观、审美情趣和不断的追求。

我几乎没有整块的时间，加之并不专门从事诗歌理论研究，致使许多实在想写该写的，也未能着墨，这是很遗憾的。已付诸文字的，我都力求简练，有的放矢，增强针对性，并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不以自己的偏爱而使鱼目混珠。或许，这又是一厢情愿，时至今日，诗歌女神还不曾向我摘下面纱，我看不见她对我的微笑。

作 者

一九八八年秋末识于北京

目 录

自 序	1
他用军人的眼睛看世界	1
他坚毅的脸上闪着泪光	7
为新时期创业者立传	16
生命中最圣洁的土地	22
钢轨敲击的旋律	25
朴素的村歌	29
弹响生命二十岁的乐章	34
“说不清”与“不说清”	39
广积而厚发	43
和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	46
把握心灵的图像	50
心泉有波潺潺流	55
幽深的心灵回廊	59
微妙的心灵漪澜	62
走向生命的沉实和丰厚	65

细研浓调的心绪	68
诗人还是要吃人间烟火的	70
《亲山爱水》自序	73
我写《花，悄悄开上街头》	75
我为什么和怎样写《大泽山石头歌》	81
梦想并非都在空中	89
人们没有忘记她	99
走向广阔	107
人生的独语	131
青春的聚会	135
唱自生活的青春之歌	145
诗刊社“青年改稿会”琐记	148
攀登者的足迹	158
为扶诗歌上路，鞍前马后真忙	166
第六届“青春诗会”侧记	172
求异存同 各领风骚	179
追寻的路，欢乐且痛苦	183
涉及诗坛现状的一封信	188
就《真理》一诗致评点者	194
一个根本错误的立论	197
关于“读不懂”种种	200
让诗更贴近现实	204

提倡短，但要好	206
与中学生谈读诗和写诗	208
辩证诗论	211

他用军人的眼睛看世界

——读周涛诗集《神山》

在一大批活跃的部队诗人中，有一位面孔白净、身材瘦高的军人从大西北向我们走来。漠风吹拂他的军衣，昆仑山的积雪在红五星上闪光。他就是周涛。这个原新疆喀什的共青团干部，从戎而未投笔。相反，五年的军旅生涯，他在用积雪的岩石磨薄马刀的嘴唇的同时，把这支笔也磨得无比锋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神山》，当是对他近年军事题材诗歌创作的一次检阅。

人们在注视军事文字创作时，习惯于把目光投向小说和报告文学——那确实是引人注目的、新被攻占的制高点；站在这个制高点上，俯瞰大片开阔地，不能不涌现一种胜利的喜悦。然而，在诸兵种协同作战的今天，作为军事文学一支劲旅的诗歌，情况如何？此刻，它驰骋于何方？在哪里燃起篝火？在何处展开红旗？周涛的诗，自

然不能做出全面回答，但透过他的足迹，我们仍能感到这支部队的迈动；通过他的歌声，仍能听见这支部队的合唱。

每个诗人，总要以他的人生阅历作为诗的出发营地。于是，鲜明、突出的地域特色大步走入了《神山》。我们看到这个只有冬天的地方，“肩头同时披满雪花和阳光”，“夜晚惊讶于此处月比冰山低”。但是，周涛不仅是生活的欣赏者，正如他在诗集中所说：“仅仅是生活的欣赏者 / 不配留下诗句”。他是军人，他用一双军人的眼睛看世界。无论是“被风和云挤得不空旷了”的原野，还是“被积雪的浪潮漫过的山脊”，所有的环境只是作为上演战士壮阔的人生戏剧的舞台而出现。他在抓取富有西部边陲特色的镜头时，焦点始终对准战士的心灵。

在他的笔下，部队生活丰富而有层次，战士心灵充实而又高尚。无论是“每天早晨 / 用冻得通红的手指 / 去拨睫毛上的霜花”，“把岩石勒断 / 把绝壁穿孔”的筑路战士，或是很象把自己的胳膊“栽种在荒凉的地域”的架线兵；无论是“从马鞍后取出雨衣 / 象披着尖顶斗篷的十字军骑士”的巡逻兵，或是“把涌满峰峦的冷光寒波关在车外 / 让月光在车外漫溢，在车外凝冰”，而在油垢的大衣下面“盖着剽悍的鼾声勇猛的人生”的

汽车兵，勾勒出辽远、高寒、冷寂的边防线上一幅幅军人火热的生活画卷。这种独具的、典型的风貌，不仅展示出这支部队特有的气质，也形成周涛诗作的一个鲜明特色。

周涛总是把他的目光深入细微地探及战士的心海，揭示每一丝波纹、每一朵浪花下的真谛。那个在终年积雪的山巅，用罐头盒养茅刺的战士，使我们从米粒大的黄花上，从他对于生活、对于美的热爱中，看到了“严酷世界最顽强的美丽”。那一队在大雨中巡逻的骑兵，尽管谁也不想说话，不想吹口哨和哼歌，尽管马的“鬃毛贴在颈上很凄凉”，但在肃穆中，他们的思绪穿过了雨帘，想到在同一时刻，有人在读书，有一位姑娘在阳台赏雨。“哗哗的雨声使读书者体味出幸福／也使多情的女子思绪变得浓郁”。正是这种高度自觉的使命感，这种对人民、对祖国的挚爱，使我们的战士一声不响地把千辛万苦嚼碎。这样，我们就懂得了面对“使两种制度的信仰相遇一次”的异国来朝拜神山圣海的香客，战士们为什么会涌现出一种自豪感；就能理解我们的战士为什么“用整整一年等待一封家信”会流泪；就能体会到“调休的连长搂住妻子柔软的腰肢”时为什么“会因为想到山上的战士而愧疚”！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把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完美统一的群

体。他们的可爱、可敬，就在于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对土地这笔遗产的
分配方案里
毫无疑问
最边远，最艰苦的地域
属于士兵
有山处，是山的孝子
有海处，是海的忠臣
在士兵的心里
有一卷《山海经》

——《哦，士兵》

在周涛这双军人的眼睛里，聚集在雪线上的雪花也显现出军人形象：“把喧闹留给城镇 / 把欢笑留给田园”，“在和严寒的对峙中耸立着 / 默守着自己的信念”。连旷野上的大雷雨，也是一场火光惊心耀目、铁器沉闷撞击的“天空中的战争”。而运动场上的投掷标枪、射箭、赛马，这些过去惊心动魄的厮杀，又演化成一种激烈中的和平。在这类不直接写军事生活的诗中，《鹰之击》无愧是成功的佳作。一只年轻的鹰在与狡诈的狼搏击中，倒下了，“它被劈胸撕成两半，灌丛深处 / 传出一阵凄厉的啸声”。但是，当鹰发现狼时，那双翼开始在天风中兴奋地颤抖，“胸脯前

狂流的热血涌向咽喉”的战斗渴望和它猛扑下去，猎猎雄风自天而降，“在瓦蓝的天际／划出一道长长的裂缝”的无畏精神，仍撼动人心。鹰死去了，它的神经和肌肉还活着，“象钉在树上的一面迎风的旗帜”。在天空中依然有鹰的身影，“划着巨大的弧线，旋转上升……”这首诗，惨烈、悲壮，把献身精神升华到一个足以令人感奋的高度。

《神山》的突出成就，还在于诗人对战争这个庞然怪物所进行的深沉思索、明晰剖析，和在灾难、死亡、毁灭面前所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猛士》、《哦，士兵》、《军人素质》、《我是个武器爱好者》、《战争总会被人们忘记》、《我想提醒一句》、《遥远的对话》等诗篇中，诗人的目光翻阅着人类史卷，从坍塌的古堡、九万里浊流、蜿蜒的长城以及圆明园的断垣残壁，伸延到“军火商的眼睛”、“间谍卫星”、“轧过浅草的坦克履带”、“遮蔽天空的轰炸机群”、“拖着火狐尾巴的导弹”……迅疾、矫健的诗思，犹如一只雄鹰，穿越岁月和疆域，呼啸着，发出现代中国军人的心声。诗人无意于从概念上对战争做出什么论断或演绎，他只凭着一种军人的气质，凭着对纷繁世界的审视，抒发着那种诗人不可遏制的激情。这种激情燃烧着一种对真善

美的渴求和对假恶丑的憎恨；这种激情又带着鲜明的思辨色彩。因此，不断撞击出精辟、警策的思想火光和叩动人心的诗句。情趣与理趣互为映照，阳刚之美被蕴含在形象、凝炼、朴实的语言之中，读后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这种比较正面的以诗的形式探索军事文学这一庄严命题的作品，过去并不多见。毫无夸张地说，周涛创造性的劳动，是具有开拓性、启示性意义的。

周涛年轻力壮，正值创作的黄金时代。他正阔步于产生过无数历史名篇的西部边陲。我们有理由要求他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军魂的壮美诗篇乃至史诗来！

1985年3月5日夜

他坚毅的脸上闪着泪光

——漫谈《我是青年》的感情色彩

诗，是以表达人们的感情为己任的。大千世界进入诗人的心中之后，无一不被染上感情的色彩，写诗的本领，恐怕就在于能否把蕴藏在事物内部和诗人自身感觉中的感情提炼出来，并用一切艺术手段加以烘托、渲染，直至打动人心。由于题材不同，诗人的气质和感受不同，诗就具有了各种感情色彩。比如，有的高亢，有的舒缓；有的欢快，有的忧郁；有的庄重，有的诙谐；有的明朗，有的朦胧……应该说，各种感情色彩的运用，只有需要的不同，没有高低之分。犹如牡丹、珠兰各有姿色一样。

在处理各种题材时，谁都不能超越所表现的对象本身提供的依据。因为，诗人是在接收了生活发来的信息以后，心灵才产生相应的频率，以致掀起感情的波澜的。杨牧的《我是青年》所选择的题材，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的一生中，最

宝贵的是青年时代，而他和他的同龄人的青春，却由于非自身的原因失落了。悲，也是一种感情，也可以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当然，是写得很压抑、很消沉，陷于哀伤之中，还是在泪光后闪着沉思，让人们从悲伤中感奋起来，这就取决于写诗的人了。

杨牧在谈他这首诗的创作时说过一段话：“还是要振作一点好。我是不甘心沉溺的，任何时候都不甘心。要点泪水，但不要被泪水淹死，泪腌的心灵也就和咸菜差不多了。”他正是把这种人生态度贯穿于他的诗中，比较好地处理了这个悲剧题材。

纵观全诗，其基本感情色调是由压抑转向高昂，由苦涩的辛辣转向坚定的乐观。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幅雕像：他坚毅的脸上闪着泪光。他这样表现，主要是他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作为诗，是以诗人对客观世界引起的感觉为第一步，来走全部旅程的。1980年7月，杨牧参加了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这位在戈壁开拓绿洲的青年，已有二十年的“诗龄”了，他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当他千里迢迢到达北京时，并不怀疑自己所具有的青年身份。很快，他觉得和青年存在一些差异，觉得在自己身上缺少了一些什么。但他还说不清楚。一次吃饭时，谈

起了 1960 年过“苦日子”的事。他问才树莲那时辽宁情况怎样。小才笑道：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呢！是啊，小才只十九岁，而杨牧已三十六岁了；可是历史竟安排他们坐到一条板凳上来学习。他被震动了，清晰地感到那缺少了的正是自己失落的青春！他百感交集，打翻了心中的五味瓶，终于迸出了诗的火花：

人们还叫我青年……

哈……我是青年！

最初的感觉已被注入强烈的思想感情，并凝结为诗句了。

以三十六岁的年龄出席“青春诗会”，这不是举办单位的误会，也不是杨牧本人的过失。但毕竟又含有一些讥讽的意味。诗人正是感受到这种苦味的辛辣，以嘲讽的口吻为自己的诗定下了最初的基调。但这不是自我解嘲，也不是玩世不恭的戏谑，而是一种在沉重的心境中排遣困扰，展示无法抗拒又不愿屈从命运摆布的特定心理反映。我们读到这些俏皮而不失于轻浮，幽默而又显示凝重的诗句，怎能不为诗人、也为我们自己和祖国的不幸遭遇感到痛楚和辛酸呢？嘲讽在这里起到了比捶胸顿足、呼天抢地要高明和强烈得多的效果。

人们常说，痛定思痛。作为思索结晶的诗，